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譏外族

作之道：「張百萬依了他的話，拿幾套衣服給那樵夫換過，留在花園住下。騙子見張百萬還不死心塌地，便又生出一個計策來，對張百萬說道：『凡是真命天子，到了吃醉酒睡著時，必有神光異彩現出來，直透到房頂上，但是必要在遠處方才望見。你如果不相信，可試一試看。』張百萬聽說，果然當夜備了酒肴，請那樵夫吃酒，有意把他灌得爛醉。騙子也裝做大醉模樣，先自睡了。張百萬灌醉了樵夫，打發他睡下，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內的一座樓上憑欄遠眺，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異彩。那騙子假睡在床上，聽得張百萬已經去了，花園裡伺候的人也陸續去睡了，方才慢慢起來，取出他所預備的松香末（這松香末，就是戲場上做天神出場時撒火用的），他又加上些硝磺藥料，悄悄的取了一把短梯，爬到牆頭上，點上了火，一連向上撒了四五把，方才下來。到了半夜時，又去撒了幾把。然後收拾停當，安心睡覺。張百萬在自己樓上，遠遠的望著花園裡，忽然見起了一陣紅光，不覺吃了一驚；誰知驚猶未了，接著又起了三四陣；不覺又驚又喜，呆呆的坐著，要等再看，誰知越等越看不見了。聽一聽四面寂無人聲，正要起身去睡，忽然又看見起了四五陣。大凡一個人，心裡有了疑念，眼裡看見的東西，也會跟著他的疑念變幻的。撒那松香火，不過是一陣火光；火光熄了，便剩了一團煙。騙子一連撒了幾把火，便有幾團煙，看在張百萬的眼裡，便隱隱成了一條龍形。他還暗自揣測，那裡是龍頭，那裡是龍尾，那裡是龍爪，越看越像。一時間那煙消滅了，他還閉著眼睛，暗中去想像呢。」「到了次日，一早便爬起來，到花園裡去找騙子。騙子還在那裡睡著呢，張百萬把他叫醒了。他連忙一骨碌爬起來，說道：『甚時候了？我昨夜醉的了不得，一夜也不曾醒。』張百萬便告以夜來所見。又道：『紅光當中，隱隱還現了一條龍形呢！』騙子道：『可惜我也醉了，不曾看得見；不然，倒可以看看他開了眼睛不曾。』張百萬道：『這個還不容易嗎，今天晚上再請他吃一回酒，先生到我那邊樓上去看便了。』騙子吐出了舌頭道：『這是甚麼話！昨天晚上一回，已經是冒險的了；倘使多出現了，被別人看見，還了得麼！何況他已經現了龍形，更不相宜！他那原形，天天在那裡長，必要長足了，才能登極；每出現一次，便阻他一次生機，長得慢了許多。所以從今以後，最要緊不可被他吃醉了。你已經見過一次就是了，要多見做甚麼。』張百萬果然聽了他的話，從此便不設酒了，央騙子揀了黃道吉日，把女兒嫁給那樵夫，張燈結綵，邀請親友，只說是招女婿，就把花園做了甥館。一切都是騙子代他主張。

「成過親之後，張百萬便安心樂意做國丈，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預備登極，買了些綾羅綢緞來，做了些不倫不類的龍袍。那樵夫此時養得又肥又白，腰圓背厚，穿起了龍袍，果然好看，喜歡的張百萬便山呼萬歲起來。騙子在旁指揮，便叫樵夫封張百萬做國丈，自己又討封了軍師。幾個人在花園裡，就同做戲一般亂鬧。這風聲便漸漸傳了出去，外面有人知道了。騙子也知道將近要敗露了，便說：『我夜來望氣，見犍為地方出有能人，我要親去聘了他來，輔佐天子。』就向張百萬討了幾百銀子，只說置辦聘禮，便就此去了。

「這裡還是天天胡鬧。那樵夫被那騙子教得說起話來，不是孤家，便是寡人。家裡用人人都叫他萬歲。鬧得地保知道了，便報了成都縣。縣官見報的是謀反大案，嚇的先稟過首府，回過司道，又稟知了總督，才會同城守，帶了兵役，把張百萬家團團圍住。男女老幼，盡行擒下，不曾走了一個。帶回衙門，那樵夫身上還穿著龍袍，張百萬的女兒頭上還戴著鳳冠。縣官開堂審訊，他還在那裡稱孤道寡，嘴裡胡說亂道，指東畫西，說甚麼我資州有多少兵，綿州有多少馬，茂州有多少糧；甚麼寧遠、保寧、重慶、夔州、順慶、敘永、西陽、忠州、石碇，處處都有人馬。這些話總是騙子天天拿來騙他的。他到了公堂，不知輕重，便一一照說出來。成都縣聽了，嚇的魂不附體，連忙把他釘了鐐銬，通稟了上臺。上臺委了委員來會審過兩堂，他也是一樣的胡說亂道。上臺便通行公事，到各府、廳、州、縣，一律嚴密查拿。那一班無恥官吏，得了這個信息，便巴不得迎合上意，無中生有的找出兩個人來去邀功，還想借此做一條升官發財的門路，就此把一個好好的四川省鬧的闔屬雞犬不寧。這種呆子遇了騙子的一場笑話，還要費大吏的心，拿他專折入奉，並且隨折開了不少的保舉。只是苦了我們行客，入店設宿，出店上路，都要稽查，地保衙役便借端騷擾。你既然那邊未曾立定事業，又何苦去招這個累呢。」

我道：「聽說四川地方，民風極是儉樸，出產又是富足，魚米之類，都極便宜，不知可確？」作之道：「這個可是的；然而近年以來，也一年不如一年了。據老輩人說的：道光以前，川米常常販到兩湖去賣；近來可是川裡人要吃湖南米了。」我道：「這都為何？」作之道：「田裡的罌粟越種越多，米麥自然越種越少了。我常代他們打算，現在種罌粟的利錢，自然是比種米麥的好；萬一遇了水旱為災，那個饑荒才有得鬧呢！」我道：「川裡吃煙的人，只怕不少？」作之道：「豈但不少，簡直可以算得沒有一個不吃煙的。也不必說川裡，就是這裡宜昌，你空了下來，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，那種吃煙情形，才有得好看呢！」我道：「川裡除了鴉片煙之外，還有甚麼大出產呢？」作之道：「那不消說，自然是以藥料為大宗了。然而一切蠶桑礦產等類，也無一不備，也沒有一樣不便宜，所以在川裡過日子是很好的，只有兩弔多錢一石米，幾十文錢一擔煤，這是別省所無的。」我道：「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，那能這樣便宜？」作之道：「那不過青黃不接之時，偶一為之罷了；倘使終歲如此，那就不得了！」

我道：「那煤價這等賤，何不運到外省來賣呢？」作之道：「說起煤價賤，我却想起一個笑話來。有一位某觀察，曾經被當道專折保舉過的，說他留心時務，學貫中西。他本來是一個通判，因為這一保，就奉旨交部帶領引見；引見過後，就奉旨以道員用。他本是四川人，在外頭混了幾年，便仍舊回到四川去，住在重慶。一天，他忽然打發人到外頭煤行裡收買煤斤；又在他住宅旁邊，租了一片四五十畝大的空地，買了煤來，都堆在那空地上頭。不多幾天，把重慶的煤價鬧貴了，他又專人到各處礦山去買。」我道：「他那裡有這許多錢？買那許多煤，又有甚用處呢？」作之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一面買煤，一面在那裡招股呢。」

我道：「不知他招甚麼股？」作之道：「你且莫忙，等我說下去，有笑話呢！他打發人到四處礦裡收買，一連三四個月，也不知收了多少煤，非但重慶煤貴了，便連四處的煤都貴了。在我們中國人，雖然吃了他的虧，也還不懂得去考問他為甚麼收那許多煤，內中卻驚動起外國人來了。駐紮重慶的外國領事，看得一天的煤價貴了，便出來查考，知道有這麼一位觀察在那裡收煤，不覺暗暗納罕，便去拜會重慶道，問起這件事來。誰知重慶道也不曉得。領事道：『被他一個人收得各處的煤都貴了，在我們雖不大要緊，然而各處的窮人未免受他的累了。還求貴道臺去問問那位某觀察，他收來有甚用處；可以不收，就勸他不要收了，免得窮民受累。』重慶道答應了，等領事去後，便親自去拜那位某觀察，問起這收煤的緣故，並且說起外面煤價昂貴，小民受累的話。某觀察卻慎重其事的說道：『這是兄弟始創的一個大公司，將來非但富家，並且可以富國。兄弟此刻，非但在這裡收煤，還到各處去找尋煤礦，要自己開彩煤斤呢。至於小民吃虧受累，只好暫時難為他們幾天，到後來我公司開了之後，還他們莫大的便宜。我勸老公祖不妨附點股分進來，這是我們相好的知己話；若是別人，他想來入股，兄弟還不答應，留著等自己相好來呢。』重慶道道：『說了半天，到底是甚麼公司？甚麼事業？』那位觀察道：『這是一個提煤油的公司。大凡人家點洋燈用的煤油，都是外國來的，運到川裡來，要賣到七十多文一斤。我到外國去辦了機器來，在煤裡面提取煤油，每一百斤煤，最少要提到五十斤油。我此刻收煤，最貴的是三百文一擔，三百文作二錢五分銀子算，可以提出五十斤油；躉賣出去，算他四十文一斤，這四十文算他三分二釐銀子。照這樣算起來，二錢五分銀子的本錢，要賣到一兩六錢銀子，便是賺了一兩三錢五分，每擔油要賺到二兩七錢。辦了上等機器來，每天可以出五千擔油，便是每天要賺到一萬三千五百兩；一年三百六十天，要有到四百八十六萬的好處。內中提一百萬報效國家，公司裡還有三百八十六萬。老公祖想想看，這不是富國富家，都在此一舉麼！所以別人的公司招股分，是各處登告白，散傳單，惟恐別人不知；兄弟這個公司，卻是惟恐別人知道，以便自己相好的親戚朋友，多附幾股。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，兄弟也絕不肯說的。』重慶道聽了他一番高論，也莫名其妙，又談了幾句別的話，就別去了。

「回到衙門裡，暗想這等本輕利重的生意，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。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，不免附他幾股，將來和他利益均霑，豈不是好。並且領事那裡，也不必和他說穿，因為這等大利所在，外國人每每要來沾手，不如瞞他幾時，等公司開了出來，那時候他要沾手也來不及了。定了主意，便先不回領事的信，等那位觀察來回拜時，當面訂定，附了五千兩的股分。某觀察收了銀子，立刻填給收條，那收條上注明，俟公司開辦日，憑條例換股票，每年官息八釐，以收到股銀日起息云云。某觀察更說了多少天花亂墜的話，說得那重慶道越發入了道兒。那領事來問了幾次回信，只推說事忙不曾去問得。」

「俄延了一個多月，那煤越發貴了，領事不能再耐，又親自去拜重慶道。此時重慶道沒得好推擋了，只得從實告訴，說：『是某觀察招了股分，集成公司，收買這些煤，是要拿來提取煤油的。』領事愕然道：『甚麼煤油？』重慶道道：『就是點洋燈的煤油。』領事聽了，希奇的了不得，問道：『不知某觀察的這個提油新法，是那一國人，那一個發明的？用的是那一國、那一個廠家的機器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』重慶道道：『這個本道也不甚了了。貴領事既然問到這一層，本道再向某觀察問明白，或者他的機器沒有買定，本道叫他向貴國廠家購買也使得。』領事搖頭道：「敝國沒有這種廠家，也沒有這種機器。還是費心貴道臺去問問某觀察，是從那一國得來的新法子，好叫本領事也長長見識。」重慶道到了此時，才有點驚訝，問道：『照貴領事那麼說，貴國用的煤油，不是在煤裡提出來的麼？』領事道：『豈但敝國，就是歐、美各國，都沒有提油之說。所有的煤油，都是開礦開出來的，煤裡面那裡提得出油來！』重慶道大驚道：『照那麼說，他簡直在那裡胡鬧了！』領事冷笑道：『本領事久聞這位某觀察，是曾經某制軍保舉過他「留心時務，學貫中西」的，只怕是某觀察自己研究出來的，也未可知。』說罷，便辭了去。

「重慶道便忙忙傳伺候，出門去拜某觀察。偏偏某觀察也拜客去了，重慶道只得留下話來，說有要緊事商量，回來時務必請到我衙門裡去談談。直到了第二天，某觀察才去拜重慶道。重慶道一見了他，也不暇多敘寒暄，便把領事的一番話述了出來。某觀察聽了，不覺張嘴擡舌。」

正是：忽從天外開奇想，要向玄中奪化機。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，到底在那裡研究出來的，且待下回再記。